



书,旧书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2020年,一个叫马若梵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活,生活里多了个她,旧书店也就成了他俩生活的全部。做旧书不是件容易的事,放弃的念头时常在脑海里闪现,但这两个有情怀的人一直在坚守。最困难的时候,甚至将两辆车卖掉,将房子抵押上。几年前,他们也试着做短视频,可一直没火,直到后来有个视频在小红书上意外走红。说是意外,其实也是必然,可谓跬步以至千里。

2024年,他们将店面进行扩容,整体达到400平方米,面积扩大了很多,但旧书仍然是这里的绝对主角。“我们将旧书摊摆了起来”,老板这句看似平常的话,着实打动了我。很多品相好、年代久远的精品旧书是书脊冲外、横着摆放的,这样摆放不伤书。早年,旧书摊在户外,旧书散落在地上,风吹日晒,读者即便蹲下来也是俯视它们;如今,摆起来的旧书摊,让这些旧书移步室内,卧于书架,读者自然是平视乃至仰视它们。从野地到家里,从地面到高处,本质上是对知识、对文化的敬畏。

店里养了些鱼,养了些猫,以及两只玄凤鹦鹉,还有些绿植点缀其间,它们连同读者、访客,为旧书店增添了不少生机与活力。吧台上写有一句话,“本店不只卖书,还卖其他物品,目之所及,皆可买走(主要看老板娘心情)”。大概除了老板娘,店里的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着买走的。除了旧书、手串、文创,店里还有两个吸引我的地儿,一个是放着数百盒磁带、录像带、碟片的区域;一个是放着几十本旧日记的区域。那些写有日记的旧日记本,藏着很多人的秘密,字里行间,有青涩,有懵懂,有理想,有彷徨……

这个店,从装修、布置到维护,都是店家和友人自己动手,甚至阅读区的三张桌子和一组书柜也是老板自己做的。白喝老板的茶,有些不忍心,我点了杯咖啡,盘着手串的老板说咖啡得等马老师来做,最近几天连续熬夜,马老师有点不舒服。他们彼此的称呼挺有意思,一个叫王先生,一个叫马老师。当然,称马若梵为老师也不奇怪,毕竟,在认识王先生之前,她确实是美术老师。她为这些旧书辞了职,专职为“第二个家”忙前忙后。近4年,他们全年无休,每天工作12小时,在书店里每天步行竟也超万步。

很多书友被他们感动,很多书友心疼他们,于是有的将自己的旧书赠予他们,有的将家里的旧物件拿来装饰书店,有的听说他们买不起咖啡机直接送来咖啡机,有的来店里做义工帮着整理旧书、制作轻食。令人欣慰的是,在他们的坚守和友人的帮助下,这个以卖旧书为主要收入来源、这个“三元起价”的古旧书店,债已还清,也能够做到收支平衡了。

可能是当过老师,也可能是天赋异禀,这位擅长画油画、画唐卡、设计手串的马老师,口才也不一般。她做的“旧书店日记”系列短视频,被很多爱书的朋友关注。每天以“哈喽哈喽,大家好”开场,两分钟左右的视频,金句迭出。下水管道堵塞、书店漏水、咖啡拉花失败、有读者买到盗版书、女性读书的意义等,每个短视频都说得云淡风轻、乐观豁达抑或蕴藏哲思,有的多少还有些妙趣禅意,“若梵”倒也有些人如其名。

面对柴米油盐,或许再通透的人,也难免有低沉的时候。记得有一期3分钟的短视频,马老师流露出压力、恐惧乃至崩溃,那天几乎没有开张,还是一个书友同情她买了本旧书,转过去五块钱。“走这条路值不值?”“还能撑多久?”那天,她和王先生离开书店时彼此相问。她说:“那五块钱,不只是一个数字,它像一根针,轻轻地戳破了我这段时间好不容易鼓起来的气球,啪的一下就泄气了。”即便如此伤感,但在视频的最后,又一次调节

好自己的心绪,乐观道:“我的书店永远要在晚上,给那些需要灵魂安放的人亮一盏灯,也谢谢那五块钱,让我知道还有人需要这里,也谢谢这么没出息的我,有一点压力精神就崩掉。当然了,明天我还会依旧照常开门,明天早上起来,我又是那个蓬勃向上的自己,明天见。”

录那期视频的前后,她多半是哭过,但想必泪中也藏着笑吧。此刻,店里的音乐播放的恰是王菲的《人间》,“但愿你的眼睛,只看得到笑容;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,都让人感动;但愿以后每一个梦,不会一场空……”此刻,这首歌,是为她唱的,是为满室旧书唱的,是为每个热爱阅读、坚守书店的人唱的。

马老师来了,给我做了杯咖啡。临时有事的我,来不及细聊,喝完咖啡便匆匆离去。路上,我一直在想,爱阅读,爱逛书店的人,大概运气都不会差,他们的每一个梦都不会一场空。



# 摆起来的旧书摊

□马森

立夏前一天,到访一家名为梵墨的古旧书店,说是去书店,其实更像是去见一位神交已久却从未谋面的友人。

书店“藏”在安达街一个老旧小区里,本以为踪影难觅,或许是缘分使然,没借助导航,也没走任何弯路,就见到了她。没等进门,就感觉这古旧和老旧颇为契合,倘此店开在繁华商圈,大概也就没了这番韵味。

店的窗子已推开,灯也亮着,我走进去,没有人,吧台上方那些摇曳的风铃跟我打着招呼。我在第一排书架前驻足很久,有个人从另一个区域走过来,惊讶地招呼我:“这么早就来了,是第一次来吗?”得知我是新客,他便对书店做了简要的推介。

或许是见我看得仔细,他邀我喝茶聊天。虽然这个时节当喝绿茶,但考虑到春光里尚有几丝凉意,他特意泡了壶红茶。他姓王,是书店老板,人很爽快,详细解答我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,也很细致,比如取茶时会在秤上掌握一下茶的克数。

他母亲早年是长影的工人,曾摆地摊卖旧书20多年,如今店里10万本旧书有一半是母亲给他的。他的经营理念和母亲摆地摊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,2017年,他一接手旧书生意,就租了间仓库,把旧书请到了室内。他在网上卖旧书,这间屋子其实就是线下书库,除了一个简易的炕(改造时已拆除),满屋是



猕猴桃的绿叶,覆了长白山的雪  
莽莽林海,向我徐徐打开了  
天上人间的色彩学

赵连伟



露凝纤羽,静待清风解羁绊  
轻絮载情,奔赴无垠的山野  
散去是归途,亦是新生的序章

于振声



素面粉黛枝头绽  
彩翼金裳吻蕊忙  
清风暗度不言香

陈宝林



红蜻蜓落在童年里  
落在了我的小荷尖尖角上  
我是你未曾盛开的一抹青涩

刘琪瑞

# 奔腾不息的草原运河

□于向奎



刘跃红 摄

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日夜奋战,从没停息。踏过寒冬的冰雪,顶着盛夏的烈日,在大草原上挥汗如雨,将53.85公里的引松渠一寸寸向前推进,将1226余万立方米的土方一筐筐抬走,这就是人民的力量。

1984年8月23日,引松工程首闸的闸门缓缓升起,汹涌的松花江水奔涌而出,沿着这条运河涌向查干湖,干涸多年的湖面迎来了新生的水源。那一刻,所有的建设者热泪盈眶,八载艰辛,终得硕果。这条奔腾的草原运河,不仅使查干湖重获生机,更让前郭灌区的排灌能力大幅提升,千顷荒芜的土地,终成沃野良田。这一伟大工程铸就了“万众一心、移山借水,担当尽责、务实为民”的精神力量,在前郭的历史上竖起一座高耸的丰碑。

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,松花江水顺畅地流进查干湖,查干湖成了吉林西部生态保护的核心,水体3年循环一次,查干湖由过去的死泡子变成了活水湖。水域面积恢复至420平方公里,湿地面积显著扩大,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昔日的风沙源头,如今芦苇丛生,水鸟成群,许多珍稀鸟类在这里栖息,经生态环境部门观测现有鸟类276种。就连“鸟类中的大熊猫”东方白鹳也在这里安家筑巢,作为生态环境质量指标物种的青头潜鸭数量也不断增加。“查干湖冬捕”蜚声中外,查干湖年可产鲜鱼6000多吨,成为

AAAAA级旅游景区。前郭灌区更是迎来了农业的蓬勃发展,水田面积增至4万公顷,稻浪翻滚,千里飘香,塞北大地终成“鱼米之乡”。

引松工程带来了生态的修复与经济的发展,形成了“松花江—查干湖—嫩江”的循环水系,让前郭大草原生态平衡得到了根本性保障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最生动诠释,人们期待的山清水秀、五谷丰登、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得以实现,谱写了一部人水和谐的壮丽史诗。

引松工程是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绘制的一幅宏伟蓝图,是草原儿女为之骄傲、引以为豪的重大劳动果实。2006年,在引松工程尾闸的引松广场修建了引松工程纪念碑,纪念碑高21米,象征21世纪,总重为76.95吨,是1976年9月5日引松工程开工日,纪念碑碑体是3个“人”字形汉字造型,直冲霄汉,气动寰宇。白钢浪花喻为三江汇聚,铁锹和马蹄造型相结合,象征当时全县人民万众一心,团结奋斗,建设草原运河的伟大壮举。

纪念碑如同一座精神灯塔,见证着前郭人民众志成城、改天换地的壮举,也昭示着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历史担当。

引松工程运行了近半个世纪,前郭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个渠道,逐年进行清淤绿化,对渠上建筑物加固修缮。这条草原运河见证着一代人的奋斗,滋养了几代人的幸福。它守护着一方生态平衡,更指引着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
# 寻韵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在前郭俄罗斯大草原上,有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在蜿蜒流淌,几十年奔流不息,将松花江水送入查干湖,也将一段战斗地的红色记忆,镌刻在这片土地的山河脉络中。这就是引松渠,前郭人民用8年时间开挖的“草原运河”。这条黄金水道奔腾至今,滋养着一方生态,激励着世代前郭人,为子孙后代铺就了绿色发展的幸福之路,也铸就了一条红色血脉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场生态危机悄然笼罩在前郭大地之上。因查干湖源头霍林河上游筑坝拦水,加之连年干旱,素有草原明珠之称的查干湖水源枯竭,水域面积骤缩至50平方公里。昔日碧波荡漾的湖面化作盐碱滩,风沙肆虐,鱼苇绝

迹,曾经的天然宝库成了“碱盆子”。而同处于这个区域内的前郭灌区,因地下水位居高不下,水田泄水不畅,导致返硝返碱,水稻产量低下,民间流传出“要想灌区变,就得水改旱”的顺口溜。面对这种情况,前郭县委作出了修建引松工程,引松花江水入查干湖的决定,为这片土地谋一条长远生路,重新擘画一幅美好蓝图。

1976年9月5日,引松工程正式开工,所有听了广播动员大会的人们,群情激动,勇气倍增,各族群众凭着朴素的建设家乡、改造山河的想法奔赴引松工地。全县90%以上的农村劳动力、80%以上的城镇职工,共计8万余人,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。当时,施工条件十分艰苦,没有大型机械,没有先进设备,甚至连像样的施工住所都没有,建设者们住地窖子,搭草窝棚,吃玉米面饼子,喝白菜土豆汤,用最原始的铁锹、大镐、扁担、土筐,开启了一场与自然的“肉搏战”。

在8万名建设者中,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有朝气蓬勃的青年,有上学的学生,有机关干部,各族群众心往